

養

一

齋

詩

話

養一齋詩話卷五

山陽 潘德興 彥輔

許棠有洞庭詩號爲許洞庭然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  
山語意平弱鳥飛應畏墮尤涉痕跡惟帆遠邐如閑五  
字佳然亦不必是洞庭詩少陵襄陽後何爲動此筆耶  
棠又有洞庭湖七律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  
船云云然別本又作張泌詩要之皆不稱題惟閒賞步  
易遠野吟聲白高十字可誦耳嘗云自得一第筋骨輕  
健愈于少年咸通十哲議論可笑如此

司空表聖詩品首列雄渾一門然其五言如草嫩侵沙  
長冰輕着雨消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夜短猿愁滅  
風和鶻喜靈馬色經寒慘鴈聲帶晚飢碁聲花院閑旒  
影石壇高地涼清鶴夢林靜蒲僧儀暖景雞聲美微風  
蝶影繁七言如得劒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孤  
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回孤枕猶  
是殘燈照落花佳句纍纍終無可當雄渾之目者若其  
漫題偶題雜題諸小詩亦多幽致如破巢看乳燕留果  
待啼猿鳥窺臨檻鏡馬過隔牆懶曬書因閱畫封藥偶

和丹鷗和湖雁下雪隔嶺梅飄溪漲漁家近煙收鳥道  
高陂瘟侵牧馬雲影帶耕人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  
頗令人應接不暇要於雄渾兩字概乎未有悶也表聖  
以後善論詩者首數滄浪嚴氏平時以李杜之金鵝壁  
海香象渡河爲法而李西涯謂滄浪所論超離塵俗反  
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作徒得唐人體面少超拔警  
策處凡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  
力其滄浪之謂乎愚謂表聖善論詩而自作不逮亦猶  
是也而自題其集云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肺肝亦吾言

之無忤蹈怨已則昏之弊不類善論詩者所云矣雖然  
表聖勁節清標映蔚史乘詩卽未造穩境後人猶諒之  
況有進於此者哉詳本而略末凡持論者所當知也  
王陽明詩江流天地變秋聲宋荔裳詩江流日夜變秋  
聲此襲而善者也襲而善者意轉而境深否則意浮而  
調舊毫釐之分天地懸隔作詩者仍以不相襲爲審慎  
耳漢人樂府白露變爲霜杜詩馬鳴風蕭蕭只添風雅  
一字而別成氣格此唯漢人杜公可也他人免效此標  
心矣

張子野湖州西溪詩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  
聲上句佳卻似詞下句不佳尙是詩箇中消息當參  
袁簡齋謂唐宋者歷代之國號與詩無與詩者各人之  
性情與唐宋無與尙語解頤一空茹障簡齋詩可議此  
論不可廢也明人詩大致學唐惟吳文定作詩作字皆  
學蘇公李文正主張唐人者亦稱其詩之醜郁深厚唐  
宋原不分畛域也第專學蘇公亦恐做病耳

前謂劔南閒居遣興七律時仿許丁卯之流非寃之也  
如數點殘燈沽酒市一聲柔艣採菱舟高柳簇橋初轉

馬數家臨水自成邨似蒸微雲繞障口如絲細雨不成  
泥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童兒衝雨收漁  
網婢子聞鐘上佛香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  
閑釣收鷺下虛舟立橋斷僧尋別徑歸瓶花力盡無風  
臨爐火灰深到曉溫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蘋徐動覺魚  
行如此更僕難盡無句不工無工句而非許丁卯之流  
也陳訐曰放翁一生精力盡於七律故最多最佳古詩  
稍有鬆處夫謂陸之律勝於古已屬一誤又謂七律乃  
一生精力全注尤不識其用力處也且放翁七律佳者

誠多然亦佳句耳若通體渾成不愧南渡稱首者嘗精  
求之矣如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旱歲君  
王記姓名至今顛顚客邊城時平壯士無功老鄉遠征  
人有夢歸少日壯心輕玉塞暮年幽夢墮滄洲諸公勉  
畫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  
帶杜陵秋三峽猿催清淚落兩京梅傍戰塵開只要間  
閭寬籜楚不須亭長蕭弓刀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  
征北伐篇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十月風  
霜欺客枕五更鼓角滿江天夷甫諸人骨作塵至今黃



屋尙東巡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上陽宮遠戍十  
年論的博壯圖萬里戰皋蘭綠沈金鎖俱塵委雪灑寒  
燈淚數行縈河溫洛帝王州七十年來禾黍秋此十數  
章七律著句旣適全體亦警拔相稱蓋忠憤所結志至  
氣從非復尋常意興較之全集七律數十之一耳然論  
放翁七律者必以此爲根本而以數點殘燈沾酒市等  
詩附之乃知詩之大主腦翁之真力量否則贊翁而翁  
不顧也翁詩云苦心自古乏真賞其信然矣

放翁詩學所以絕勝者固由忠義盤鬱于心亦緣其於

文章高下之故能有具眼非後進輕才所能知也白鶴  
館夜坐云袖手哦新詩清寒愧雄渾屈宋死千載誰能  
起九原中間李與杜獨招湘水魂自此競慕寫幾人望  
其藩蘭茗看翡翠烟雨啼青猿豈知雲海中九萬擊鵬  
鷖書歎云文章有廢興蓋與治亂符慶厯嘉祐間和氣  
扇大鑪諸公實主盟渾灝配典謨吾猶及故老清夜陪  
坐隅論文有脈絡千古著不誣人幽士固有速售理則  
無感懷云世儒鑿戶牖道術將瓜分孤陋守一說百氏  
殆可焚後來豈無人鼻望誰揮斤巍巍貞觀治房魏出

河汾文章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  
復需人爲君看百藝器巧拙而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  
殊滄澗后夔不復作千載誰與期此等議論乃千百大  
匠嫡傳拙工淫巧兩無是處能之者一代不過數人卽  
知之者亦未可多得朱子論放翁詩曰近代惟見此人  
有詩人風致劉后邨曰放翁學力似杜甫蓋放翁固知  
之而幾幾乎能之者

放翁詩擇而玩之能使人養氣骨長識見如題十八學  
士圖云但餘一事恨千載高陽繆公來竄名異門怨云

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古意云士生固欲達又懼徒  
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澹無味灌口廟云姓名未死終  
磊磊要與此江東注海古離別云死卽萬鬼鄰生當致  
虞唐丹雞不須盟我非兒女腸艾如張云稻梁滿野奔  
不啄雖有奇禍無階梯書志云肝心獨不化凝結變金  
鐵鑄爲上方劍鬱以佞臣血古意云夜泊武昌城江流  
千丈清寧爲雁奴死不作鶴媒生堆阜崢嶸壁立千仞  
所謂字向紙上皆軒昂也彼豈以消遣景物爲事者哉  
放翁作梅詩多用全力如山礬水仙晚角出大是春秋

吳楚僭餘花豈無好顏色病在一俗無由砭朱欄玉砌  
渠有命斷橋流水君何欠又如冰崖雪谷木未芽造物  
破荒開此花神全形枯近有道意莊色正知無衰高堅  
政要飽憂患放弃何遽愁荒遐又如精神最遇雪月見  
氣力若戰冰霜開羈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  
摧傷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筆力橫絕實能爲  
此花寫出性情氣魄者但不無著力太過至於平生不  
喜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爲高  
樓一笛風語涉譏刺亦非本色若坐收國土無雙價獨

立東皇太一前相逢只怪影亦好歸去如知身染香又  
嫌好使事也嘗謂放翁詠梅七律至數十首惟孤城小  
驛初飛雪斷角殘鐘半掩門一聯稍得神耳

梅詩最難工卽以千古名句論之如鮑明遠霜中能作  
花樸質寡深情庾子山定有詠花人流動關精理枝高  
出手寒高簡不細入陰鏗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緊  
切之餘蘊陳君倩草短猶通屨梅香漸著人旂旄少真  
致老杜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卿愁別致異中  
鋒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蘂疏枝半不禁閒情未獨造崔

道融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刻摯無渾涵王荆公遙  
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親切有稚氣坡公數枝殘綠風  
吹盡一點芳心雀啀開精妙近瑣屑海南仙雲嬌墮砌  
月下縞衣來扣門綺思妨正骨張文潛清香侵硯水寒  
影伴疏燈婉約亦側面謝疊山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  
修得到梅花悲鬱非卽景卽蓮仙以梅詩擅名而池水  
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亦雅淡嫌寬泛疏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猶韶秀之遠神也必求名  
句惟老杜山意衝寒欲放梅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釋

齊已前邨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逋仙雪後園林纔半樹  
水邊籬落忽橫枝及放翁孤城小驛一聯耳晚宋張澤  
民有纔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  
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然韻味終未深也  
梅詩難工如此而方虛谷所選多至二百首佳句不能  
三五聯冗濫無識一何可笑

宋人蕭士德梅詩有江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  
枝看似崛強實與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  
一太熟一太生同是詩家左道片學詩者入手卽闕此



二種方有根基可望勿認蕭君二語勝于季迪也

宋人梅花詩如戴復古水邊山際頻凝顧怕有寒梅昨夜花杜小山詩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張良臣梅花到得吹成雪盡是清愁不似香史文卿夜半和風到窗紙不知是雪是梅花巖月洲昨夜瓦甌冰凍破梅花無水自精神徐元杰母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皆舌尖上言語非詩蘊也惟黃陂城一夜霜清不成夢起來春意滿人間畧可與逋仙亞耳

韓子蒼倦鶴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俞秀老有

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純是筋骨然皆語盡  
意中唐人不肯爲者或曰唐宋真有分乎曰否胡少汲  
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此卽唐人語矣胡  
猶宋之不甚著名者也

賀方回定林寺詩破冰泉脈漱籬根壤衲遙疑挂樹猿  
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荆公見之大加稱  
賞僧顯忠閒居詩云竹裏編筍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  
邨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埽門荆公亦常誦不  
去口二詩風味甚似然方回雖名手猶未逮僧詩之清

絕也

杜紫薇謂李長吉詩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奴僕  
命騷者惟三百篇耳長吉爲騷之奴僕而不足者也長  
吉古詩吾惟取其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買絲繡作  
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士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  
貫當中雄雞一聲天下白涼風雁啼天在水諸句及長  
卿寥落悲空舍曼倩諧取白容見買若耶溪上劍明  
朝歸去事猿公一絕耳餘非鬼語則詞曲語皆不得以  
詩目之嚴滄浪云玉川之怪長吉之詭天地間自欠此

體不得立論已屬支離劉後却並謂古樂府惟李賀最  
工直反易東西倒亂黑白之言也後邴頗學長吉如趙  
昭儀春沐行小蓮夾擁真人紅梅犯雪敲一朵東阿  
王紀夢行軟香蕙雨裙衩溼紫雲三尺生紅鞵此類成  
何言語詩之妖而已矣

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秦少游以之入詞緣此句本  
似詞也至於黑雲壓城城欲摧酒酣喝月使倒行石破  
天驚逗秋雨酒中倒臥南山綠卷起黃河向身瀉凡有  
意作奇語者皆易爲之何也無理之奇本不奇也變險

而媚則又如一雙瞳人翦秋水小槽滴酒真珠紅玉釵  
落處無聲膩高樓唱月敲懸璫春營騎將如紅玉等句  
此尤詞場騁妍之慣技卽之可喜久之生厭者然釣名  
之士欲人一見驚喜刻意造句必險必媚而後易於動  
目嘔出心肝者竟爲後世聲氣用矣悲夫

長吉漆炬迎新人幽墳瑩擾擾石馬臥新烟陵樹風自  
起旋風吹馬馬踏雲紙錢窸窣鳴旋風秋墳鬼唱鮑家  
詩嗷嗷鬼母秋郊哭彭祖巫咸幾回死酒不到劉伶墳  
上土柏陵飛燕埋香骨等句固鬼詩矣卽如瘦馬秣敗

草冷花寒露姿霜重鼓聲寒不起老兔寒蟾泣天色空  
山凝雲頽不流九節菖蒲石上死劫灰飛盡古今平東  
關酸風射眸子鯉魚風起芙蓉老家人折斷門前柳況  
是青春日將暮秋風吹地百草乾從君翠髮蘆花色妾  
顏不久如花紅隨意拈出一語皆天亡徵也人非與壽  
爲讐何苦倣之哉至如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  
花碧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蘭風桂露洒  
幽翠紅絃裊雲咽深思寒入梁鳳殿影昏彩鸞簾額著  
霜痕畫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綵繚步秋塵麒麟背土石

文裂虬龍鱗下紅肢折皆以極豔之辭寫極慘之色宛如小說中古殿荒園紅妝女魅冷氣逼人挑燈視之毛髮欲豎吾不解世人何以愛好之也

鮑溶詩云門前青山路眼見歸不得姚合詩則云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憤婉各盡其妙合詩體氣清整人以為宋末四靈之開山恐不盡然

元微之目張承吉為雕蟲小巧獎藉之恐變風教此雖譏諤之詞不足為據然如承吉所製邠王小管李暮笛玉環琵琶邠娘羯鼓要娘歌悖挈兒舞容兒鉢頭寧哥

來阿鴈湯集靈臺諸絕句專覓宮闈瑣事被之諷詠揚  
其闕失得不有妨名教至於病宮人愛妾換馬諸律以  
及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蟲鎧金斜雁子鞍帕嫩鵝兒  
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鴛鴦釧帶拋何處  
孔雀羅衫付阿誰諸律句豈非纖俗害正之尤耶吾獨  
惜以承吉之才能爲晴空一鳥渡萬里秋江碧河流出  
郭靜山色對樓寒海明先見日江白迴聞風地盤山入  
海河繞國連天仰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風帆彭蠡疾  
雲水洞庭寬人行中路月生海鶴語上方星滿天潮落



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洲諸句可以直跨元白之上而竟爲微之所短又爲樂天所遺也凡有才者總須貴重其言承吉不自慎惜天耶人耶當自反矣然樂天薦徐凝而抑承吉心實不公計敏夫乃謂樂天以實行取人殆喜凝之樸畧推魯而以祐之宮體豔詩爲輕薄不知凝詩如恃賴傾城人不及擅妝惟約數條霞一日新妝拋舊樣六宮爭畫黑烟眉憶得倡門人送客深紅衫子影門時何嘗非宮體何嘗非豔詩耶且凝詩無語不拙自夸一條界破青山色坡公目爲惡詩而後人猶

理其冤可笑甚矣祇古樹一絕云古樹歌斜臨古道枝  
不生花腹生草行人不見樹生時樹見行人幾回老歷  
落有姿致而此詩或謂僧伯皎作編入宋詩中亦未信  
其果爲凝詩否也考凝之詩旣無以過人其所以得白  
公之推重者白刺杭州訪求牡丹開元寺僧植一本以  
待白至凝不識白而先有含芳只待舍人來句殆捷于  
逢迎耶中聯云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  
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以拙筆而爲巧媒猶  
夸於韓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宜張承吉之滋不服

耳

宋絕句尤不似唐然王漁洋池北偶談專錄宋七絕之  
似唐者數十首何嘗不可與唐人匹予又從近人嚴長  
明用晦所選千首宋人絕句中反覆揀擇得其似唐者  
百數十首承漁洋之風旨廣漁洋所未備世之於唐宋  
分左右祖者喙亦可以息矣第用晦此本較之洪容齋  
唐人萬首絕句纂次頗核所選詩皆有可觀亦較勝王  
漁洋唐人萬首絕句選本而宋人絕句之佳者仍未盡  
於是也如歐陽公豐樂亭云紅射青山日欲斜長郊草

色綠無涯游人不管春將老來往庭前踏落花蘇子美  
夏意云別院沈沈夏簟清石榴開徧透簾明樹陰蒲地  
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蘇長公澄邁驛通潮閣云倦  
客愁聞歸路遠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  
覺青林沒晚潮南堂云埽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  
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韓子蒼代葛  
亞卿作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  
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陳簡齋清明云卷地風拋  
市井聲病扶危坐了清明一簾晚日看收盡楊柳微風

百媚生范至能橫塘云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  
依然年來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陸務觀讀晉  
書云諸公日飲萬錢廚人乳蒸豚玉食無誰信秋風維  
城裏有人歸棹爲尊鱸聞雁云過盡梅花把酒稀蕪籠  
香冷換春衣秦關漢苑無消息又在江南送雁歸游寒  
岩釣磯云竹裏茆茨竹外溪粼粼白石護苔磯想應日  
日來垂釣石上簑衣不帶歸嚴坦叔兵火後還鄉云萬  
屋烟銷餘塔身還家何處訪情親舊時巷陌今難認卻  
問新移來住人嚴滄浪酬友人云湘江南去少人行瘴

雨蠻煙百草生誰念梁園舊詞客桃柳樹下獨聞鶯釋  
道潛臨平道中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江洲戴復古江邨晚眺  
云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舫閣岸斜白鳥一雙臨水  
立見人飛起入蘆花此十數絕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  
隔異黍何改遺之且無論唐宋卽以詩論亦明珠美玉  
千人皆見近在眼前而嚴氏置若無睹故操選枋爲至  
難也

宋人絕句亦有不似唐人而萬萬不可廢者如陸放翁

讀范至能攬轡錄云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  
飛遣老不知應有恨亦逢漢節解沾衣追感往事云諸  
公可歎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  
亭對泣亦無人朱繼芳淮客云長懷萬里北風客獨上  
高樓望秋色說與南人未必聽神州只在闌干北吳則  
禮絕句云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  
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路德章肝貽旅舍云道傍  
草屋兩三家見客搗麻旋點茶漸近中原語音好不知  
淮水是天涯鄭汝諧題肝貽第一山云忍恥包羞事北

庭奚奴得意簪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却向都梁記姓名此類純以勁直激昂爲主然忠義之色使人起敬未嘗非詩之正聲矣至於元吉夜坐云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宋无杭州云內前尚有中官在却聽西番寺裏鐘張璠官柳云裊裊亭亭武無賴又將春色誤江南亡國之餘尤爲痛絕讀之令人欲涕是亦性情之正也

張文潛以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爲奇語魯直自以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爲



奇語均未奇也魯直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牕風雨  
來落水千山天廣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奇語矣魯直水  
作夜牕風雨來屢常客有可人期不來均得唐人句意  
張文潛秦少游並稱而秦之風骨不逮張也秦之得意  
句如雨脚墮危芳風軒細飛絮蒲深處疑無地忽有  
人家笑語聲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婉宥  
有姿矣較文潛之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  
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鳬寒欲指吳淞何處是  
一行征雁海山頭菱荷聲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

川明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漱井涓午醉埽花坐晚涼力  
量似遜一籌蓋秦七自是詞曲宗工詩未專門也漱井  
一聯尤爲山谷所賞楊誠齋所謂山谷前頭敢說詩絕  
稱漱井埽花詞是也

瞿宗吉歸田詩話頗多揚扞所作天魔舞樂府聲調殊  
不盡合至義士行陋矣哉烏江八千軍壯矣哉海島五  
百人尤不成詩句看燈詞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  
晚來晴邨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此與邨歌  
何別吾惟愛白蓮橋下暫停舟垂柳陰陰拂水流舞榭

歌樓俱寂寞滿天梅雨過蘇州一絕耳

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  
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絕句也漁洋池北偶談取宋  
七絕之似唐者數十首此亦與焉宋人千首絕句則以  
爲鄭文寶詩繫於寇萊公前誤矣又改春潭爲寒潭與  
下三句意尤不洽予考文潛此題詩又有一首云風棹  
浮煙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鼓角三吹罷夕照  
江天萬里開前詩以情致勝此詩以氣格勝皆唐人佳  
境漁洋遺之何也予又考文潛所詣在北宋當屬大家

無論非少游无咎所能卽山谷後山亦當放出一頭地  
蓋勁于少游婉于山谷腴于後山精于无咎蘇公以爲  
超逸絕羣山谷以爲筆端可以回萬牛誠非虛譽其離  
黃州七古酷摹老杜洪容齋賞之然尤非其至者予最  
愛其昭陵六馬五古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七古真得  
老杜神理其輸麥行牧牛兒兩詩摹寫情態質而愈文  
雖使文昌仲初爲之寧復過此佳句如星低春野路月  
淡夜淮風江城過風雨花木近清明風江客帆疾晴野  
雁行遲雲歸窗前日秋明樹外天淺山寒帶水早日白

吹風川平雙槳上天關一帆西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  
城溪田雨足禾先熟海樹風高葉易秋愁如明月長隨  
客身似飛鴻不記家是皆中唐以上風格不墮晚唐門  
徑卽其下者如幽花澁曉露高柳旆和風花鬢嬌帶粉  
樹角老封苔澗泉分代井山葉埽供廚蝶衣曬粉花枝  
午蛛網牽絲屋角晴幽花避日房房歛翠樹含風葉葉  
涼柳色漸經秋雨暗荷香時爲好風來綠野染成延晝  
永亂風吹盡放春歸猶堪與趙倚樓爭席矣歷代以來  
推崇稱述不止一人然以爲出山谷少游之右者無之

蓋均爲成見所蒙大名所壓耳

或問六言詩法子曰王右丞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  
猶眠康伯可啼鳥一聲邨晚落花滿地人歸此六言之  
式也必如此自在諧協方妙若稍有安排只是減字七  
言絕耳不如無作也

養一齋詩話卷六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徐仲車先生寄陳瑩中詩湘江之竹可爲箭吳江之水  
可淬劍箭射讒夫心劍斫讒夫面讒夫心雖破胸中膽  
猶大讒夫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爲人患死能爲鬼  
害數語雄快痛切與小雅巷白同風昌黎利劍詩劇有  
勁骨猶當遜此此正治心直養氣之效也豈怪放之謂  
哉句如醉臥不知雲到枕吟行惟許鶴隨身隴上耕隨  
殘月去日邊帆帶落霞收小艇醉眠寒夜雨短帆閒挂

夕陽風皆淡然自胸腹中流出不假工力雕鑿此卽安  
定教以勿安排者歟其贈山谷云不見故人彌有情一  
見故人心眼明忘卻問君船住處夜來清夢繞西城寥  
寥短章而質實深厚之意溢於楮墨先生嘗示學者曰  
爲文字無學纖麗須是渾渾有古氣此章近之矣宋人  
千首絕句選之有旨哉

李西涯花將軍詩縱橫激壯音節入神真得歌行之奧  
尤妙後幅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  
雲汝不死猶兒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



數句灤洞峭健面面懇到真有史記漢書筆力所作論  
史樂府轉不逮此論史諸樂府予只取安石工後數句  
云匹夫憤泣天爲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  
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筆筆轉側有  
鋒論斷神境然終與古樂府不類陳元孝謂可自爲一  
格平允之論尤西堂專仿此格爲明史樂府愈不逮西  
涯之簡勁矣西涯七古大氣流行亦欠簡勁然音節無  
不可愛此翁於音節最留神且其振起衰靡吐納衆流  
實聲詩一大宗王元美以爲西涯之於李何如陳涉之

於漢高不無抑揚失當愚謂崆峒如淮陰侯雄略蓋代  
大復如張子房英氣內聳而西涯則蕭相國之包含羣  
策也可漫爲軒輊哉

吾鄉詩人古人堂奧者前推宛卽後則虞山南樓楚  
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生漁洋詩話錄之而感舊集  
則生改作增殊無意緒然古調堂集本作增闡再彭送  
虞山之江南詩濤聲二月不知冷花氣三山到處增正  
用此韻漁洋從其原本刻耳集中佳什累累南樓楚雨  
一聯尙非至者歸愚別裁祇選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亦

未盡其美也如雞鳴行云天上飛星似飛箭荒雞喔喔  
鳴村店夢裏心驚是惡聲挑燈直視牀頭劒開門星散  
喜重明躍馬披衣共北征丈夫暗昧那能處會向青天  
白日行悲壯可接高常侍花朝泊廣陵云東風三百里  
一日下雷塘春水波微綠江天柳乍黃居然謫仙風度  
出洋云客愁深似海到海轉無愁萬念同歸盡孤帆已  
莫收一氣歸何所茫茫不可知只疑無水處便是到天  
時邁往清雄中唐以下不屑措意也句如沙老磯橫出  
灘高水亂流螢光依燭暗蟲語逼人清岸篠低敲翠岩

花濕倒紅雨過峰羣出天清鳥自歸人迷黃葉渡馬縮  
白橋霜稻花蒸日晚瓠葉動風涼樹喧山雨過燈暗草  
蟲飛秋泥三尺雨古樹萬重山樹垂官岸老山壓縣樓  
低烟光一鳥白秋色萬山明枕殘孤棹月山瘦五更霜  
魚窺人影散鴉抱夕陽歸署臨黑水邊雪暗歌動梁州  
漢月高高樹寒烟孤鳥過大湖涼雨一天收磬寂鳥聲  
喧佛座簾開花氣入詩龕詩客暮雲叩竹杖美人秋水  
木蘭舟萬里瘡痍增客淚千山風火動邊聲風吹鐵甲  
鳴駝背雲捲牙旗斷雁行足使表聖失步仲晦變色歸

愚操選枋不能表章英彥殊可惜也然歸愚所選七律  
云左顧潮陽右贛州新羅高處萬山頭番獠接地蟠關  
隘烽火連天起戍樓日夜鄉心皆北向古今汀水獨南  
流可憐滿眼崎嶇路惟有清猿伴客愁清蒼深重直接  
少陵一勺水亦可知大海味矣

吾鄉石石丈論詩云今之作者不附于瑯琊北地則附  
於公安景陵詩以位置性情攘取他人之性情而私爲  
已有尙得謂之有廉恥乎此論快絕昔鍾嶸司空圖皆  
作詩品二字都排向外面去石丈說到無廉恥上方是

爲詩品的解耳其弔潘若雅明府舞陽殉節詩云舌斷  
常山白日斜空教明日滿齋衙燕臺六月猶飛雪春到  
河陽不敢花葢石丈以明季一諸生闖賊入京北向痛  
哭鬱鬱遂卒宜其吐詞激烈如此又立秋前一日飲黃  
君擬耶中詩云檐鈴風響亂松聲涼月吹人襟袖明冷  
燭畫屏紅粉意澹雲河漢故人情潯陽舊淚弦中落楚  
客新愁笛裏生一夜清歌催木葉明朝秋色滿江城與  
錢郎何異又讀西歌云人皆樂歡笑郎獨無言語非郎  
無言語窺儂眉未許懷坐鸚鵡旁郎坐青梅下卻嫌梅

子酸只將鸚鵡打神似齊梁人斷非依傍瑯琊北地公  
安景陵者又湖居云暮色湖上來遠天束漸小一榻坐  
林中停目數歸鳥造意幽秀入神淺薄者無從問渡其  
擘摩亦深矣

唐六如詩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  
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清狂道人郭詡詩云雨腳  
風聲滿樹頭隨身蓑笠勝羊裘柴門猶道牛歸晚江上  
風波未泊舟此等詩看似淺薄實有無窮之味自王李  
鍾譚作此等遂成廣陵散矣六如又一絕云烏衣深巷

名二  
三  
閉門居滿榻清風臥讀書借問十年何所守炊煙不繼  
腹長虛六如負才拓落而清苦如此其品殊不可及郭  
詡雖一畫師而中官蕭敬昭以錦衣世官力卻之宸濠  
數召與語辭謝遠遁求之弗得二人之胸次極清曠故  
脫口能有佳詩非倉卒可襲也

元末羣盜縱橫時事不堪言矣詩家慷慨陳詞多衰颯  
無餘地獨愛張光弼感事一律云雨過湖樓作晚寒此  
心時暫酒邊寬杞人惟恐青天墜精衛難期碧海乾鴻  
雁信從天上過山河影在月中看洛陽橋上聞鷓鴣處誰



懺當時獨倚欄悲淒婉  
簫尋諷不厭五句痛使命之梗  
六句歎金甌之破尤爲寄託  
入微竹垞謂其派出西隄  
以萬斛春光金盞酒百年心事  
玉人箏燒殘蠟燭渾成  
淚折斷蓮莖卻是絲牡丹開後  
春無力燕子歸來事可  
憐盡之殊不然其未添白髮三千丈  
又見銅駝五百年  
長空孤鳥望中沒落日數峰烟外青  
揚州城郭高低樹  
瓜步帆檣上下風雄爽可愛西隄無此吐屬也

謝茂秦五律堅整如城宛然唐調然終以有心爲之非  
其至也明初詩人郭子章者名不甚著而五律獨得唐

人法外之意如送孫良玉云送君江上去山路雨初晴  
落日平淮樹春潮帶曉城酒因今日醉人是故鄉情莫  
說王孫怨芳洲綠樹生歲暮云寒月出在戶江城雁獨  
飛愁人不能寐鄉淚忽沾衣邱隴十年別星霜兩鬢稀  
爲言叢桂老歲暮憺忘歸寄陳檢校云遙想紫微省郎  
官直禁樓瓊花天上去清夜憶揚州二十四橋月玉簫  
吹兩頭秋風挂帆席幾度大梁遊此三詩句句字字無  
非唐人聲息而又不可從刻意摹仿而來習之以爲五律  
之楷

予讀陳後山集而嘆杜之未易學而不可以不學也杜  
詩沈而雄鬱而透后山祇得其沈鬱而雄力透空處不  
能得之故彌望皆晦僊之氣然使假以大年功力至到  
則鋒鍛洞穿其所造必在山谷上後山詩人言我語勝  
黃語當信有之也如送外舅郭大夫西川提刑云丈人  
東南行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  
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嗟暮何者最可  
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蠻夷正狠顧功名何用冬  
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騫媒女不離家生

男已當戶曲逆老不侯知人公豈誤別三子云夫婦有  
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前三子  
後孰視不得追嗟乎何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初束髮  
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  
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間抱負  
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示三子云去遠卽相  
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  
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此數詩沛然至  
性中流出而筆力沈摯又足以副之雖使老杜復生不

能過而山谷但稱其溫公挽詞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  
扶絕可怪也然其累句如觀六一堂圖書云誰爲第一  
手未有百世公謂公論也韻似歇腳又云平生一瓣香  
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謂曾爲六一門  
人已又師曾如子之子爲孫也稱謂殊太過以惡子自  
謙尤不倫門戶之見深不自知其言之卑矣他如畫樓  
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平添一東字大府禮容  
寬嬾慢故家文物尙嫖姚以嫖姚當漢志注飛揚字用  
可堪親老須三釜又著儒冠忍一羞以一羞當左傳一

惡字用以及次韻坡公次韻朱智叔爭奇鬪押皆非少  
陵所謂波瀾老成者然終以用力於杜者久故下筆深  
重爲一代偉家而有餘故曰杜不易學而亦不可不學  
也若見後山之晦僅而遂以學杜爲戒始求輕利繼入  
佻淫不亦謬歟

元末之詩宗楊鐵崖乃入於妖明末之詩宗鍾伯敬譚  
炎夏乃流于鬼王彥泓疑雨一集以淫靡之思刻劃入  
骨使人心流氣蕩覺鐵崖徒炫其貌惑人伎倆猶有未  
盡致者彥泓乃足爲妖中之妖耳句如含毫愛學簪花

格展畫幀看出浴圖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客  
挑牕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陳王著眼先羅  
襪溫尉關心到錦襪體自生香防妬覺眉能爲語在郎  
參素艷乍看疑是月清歡何暇想爲雲能以仙冶不堪  
之事寫到通微入元處此卽朱竹垞靜志居琴齋所本  
然在詞家亦爲下乘況以之玷汚風雅哉古之燕女灑  
志恐亦未臻此境也竹垞斥劉歆謨瞿宗吉楊君謙張  
君玉之豔詩如膩汚人而獨謂彥宏追李軾韓偓得唐  
人遺意旣無定志且誤後學他如選魏忠節公長子學

汝詩數首幽光勁氣發乎忠孝令人起敬而復選其弟  
學濂詩二首夫學濂乞降闕賊乃父兄之罪人縱有佳  
詩亦不當錄而況所錄之詩乃帳鉤觸柱人初起奮粉  
吹香撲未收開箔先籠金約臂插花仍露玉搔頭與王  
彥泓相類者乎竹垞之志亦荒矣

諫子陵釣臺者或云經過百世見清風爭羨羊裘一釣  
翁不有雲臺諸將力釣壇亦在戰爭中或云一著羊裘  
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  
何處尋自以爲獨開生面而不知其刻繩無味也以嚴



先生之高節而猶不免詆諆何不樂成人之美如此晚  
唐王貞白詩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不  
視漢公卿不著議論而行以古直之氣最屬高格惜其  
下接云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局振不起晚唐通病  
末云應憐渭濱叟匡國祇論兵欲揚子陵遂抑太公何  
無識乃爾此亦如溫飛卿碯溪詩橋上一通名利迹至  
今沙鳥背人飛同一擲掄古聖犯大不韙也方密之釣  
臺詩云先生無行事先生不著書但能不肯爲人臣今  
人不能棄富貴乃以藏拙譏責人兀傲不羣深中時人

隱病之疾如不有雲臺諸將方當時若著蓑衣去二詩  
皆不能弃富貴而以藏拙譏古人者也徒見其輕薄可  
哂而已矣

孟子學孔子其文絕不與孔子類韓子學司馬公其文  
絕不與司馬公類吾讀李空同樂府五古學漢魏三謝  
真似漢魏三謝也七古七律學老杜真似老杜也七絕  
學太白龍標真似太白龍標也何大復摹古之心稍淡  
于李而古貌未能脫化則似古者亦多乎似古則如古  
人復出故必令人喜令人敬似古則與古人相復亦必

令人疑令人厭吾惜二子以蓋代之姿稟而蹈此愚惛  
之窠而蓋生於詩教不振之時但能採取最高之境而  
追慕之卽可以弋大名而有餘而李又秦人倔強不能  
服善何又短折學問不能大成遂致守其故智以終一  
生爲當世之襟冕來萬世之吹求亦可悲矣使二子者  
本無好名之念專以陶寫爲詩天賦卓絕加以學力斷  
然匹休古人何必爲古人所役一至此哉王介州評空  
同詩金翅摩天神龍戲海評大復詩朝霞照水芙蓉試  
風一謂其奇變一謂其鮮新不知皆古人之奇變鮮新

世于二子何與雖然近之不師古者多矣如二子之英  
姿高韻雄視四海而猶以返古爲事不敢自作主張是  
又今人之韋絃不可不知者也

青邱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云重臣分陝去臺  
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  
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  
首如今江左是長安同時吳尚書友雲送李侍郎宣諭  
陝西云侍郎將命出金鑾道路傳呼遠近徹關內官曹  
迎使館秦中父老見衣冠雲開太華三峰秀水遠黃河

九曲寒寄語渭川千畝竹西風還解報平安嘉靖間姚  
光虞送周國雍守順慶云使君千騎擁朱幡此去誰云  
蜀道難列郡分符虞岳牧前驅負弩漢衣冠湓城月色  
揚舲渡巫峽濤聲倚劍看行矣外臺今不薄循良卿相  
滿長安吳詩形似季迥而聲情氣骨去之甚遠竹垞譏  
其土木形骸是也然姚詩亦屬優孟顧選之而不加議  
論何也大抵詩家偷意偷調甚多李端詩盤雲雙鷺下  
隔水一蟬鳴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  
吟吳僧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陸天錫詩出江吳

水盡接岸楚山稠陳子昂詩雁山橫代北狐塞接雲中  
王漁洋詩萬山橫代北匹馬入雲中岑嘉州詩尋河愁  
地盡過磧覺天低趙秋谷詩馬足蹙時疑地盡溪雲多  
處覺天低明玉欽佩柳枝詞渭水西來萬里遙行人歸  
去水迢迢垂楊不繫離情住只送飛花過渭橋王漁洋  
詩太華終南萬里遙西來無處不魂消閨中若問金錢  
卜秋雨秋風過灞橋李空同詩雲雷畫壁丹青壯神鬼  
虛堂世代遙朱竹垞詩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畫  
無聲名手相襲竟成恒事

劉青田二鬼詩或云擬昌黎二鳥而作或云在盧仝馬  
異間或云直破劉叉之膽然吾不責其好作奇語爲不  
經而恨其多參俚語爲不雅也如云急詔飛天神王捉  
此兩鬼拘囚之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  
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嶮巖五百夜  
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搜到九萬九千九百  
九十九仞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語意太俚率  
任情虛全馬異劉叉尙不肯出此況昌黎哉一概褒許  
詩不兒戲卽成惡道

徐文長陰風吹火箴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  
處沈嘉則凱歌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偏  
才耳文長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嘉則詩馬蹄明  
日天涯路誰是燈前昨夜人此方有唐人意

明之前後七子遙相庚續王李命意原以李何自居然  
弇州宏富有餘精渾豈如獻吉滄溟修整自喜風神那  
及信陽况獻吉之病已在摹擬太過慙下效之而又甚  
焉漁洋云滄溟弇州皆萬人敵惟蹊徑稍多古調寢失  
故不逮宏正作者是仍以弇州之不甚摹擬滄溟雖摹



擬而不似李何之專篤爲病也誤人不亦甚歟

青田旅興感懷青邱擬古寓感諸五古氣格逼似唐人然皆非如李何等刻意摹畫之也王敬美謂季迪生宏正李何之間未知鹿死誰手似以青田爲不逮李何而季迪第可與李何匹也不知李何痕跡未融劉高天機自轉高之秀偉劉之深重豈惟開國之巨擘實亦一代之宗工陳黃門謂文成終傷婉弱季迪不中和鸞而推李爲籠罩羣俊各體見長推何爲徽音芳訊瑤臺嬋娟於三子悉無貶詞其亦疏於持論矣

青田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  
阿青邱征塗嶮巇人乏馬飢富老不如貧少美遯不如  
惡歸浮雲隨空零落四野仰天悲歌泣數行下此二詩  
殆不知有魏晉無論宋齊以下彼其胸中豈復有摹擬  
彷彿之念澤之哉李何傑作不少如二詩則無矣此卽  
優劣之分也予又就青田青邱二子衡之則青田之雄  
渾博大又非青邱之所能及蓋青邱猶詩人之詩而青  
田則士君子言志之詩也豈惟明一代之開山實可跨  
宋元上矣予之論青田青邱優劣如此此猶王敬美陳

黃門所不敢言者

老杜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言外藩預政而不貢也空同謁陵云明禋衮職雖多預備物祠官豈盡供語意支離不貫矣老杜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襄陽在巫峽之東北故云下空同別徐子云新從北極看南極便自吳江下楚江吳居楚之下游下字可通乎老杜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疊字悲壯正以意蘊深遠空同朱遷鎮云有時風雨一龍吟淺直無義老杜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念前此之繁華以歎今之不然空同秋懷云回首可憐  
鼙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旣思名將可知寇賊滿眼回  
首可憐是往事矣與幾時重起意那復相攝然則空同  
之於老杜卽杜詩所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衽褐者徒  
斥其摹襲之弊猶未盡審

何大復畫魚詩青天萬里拂絹素畫馬歌萬里精神開  
絹素江山圖歌萬里青天動海岳飛泉圖歌萬里誰論  
到海心猶沿襲已作況前人哉如畫馬二篇全摹少陵  
體格鄭平子謂仲默畫馬二篇比之杜陵雄偉少遜而

逸若有餘然則青出藍而勝藍耶過矣

元西湖竹枝詞竹垞以爲沈自誠作第一其詞云儂住  
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東江頭憑誰移得湖山去湖水  
江波一處流然釋道元詩云湖西日腳欲沒山湖東月  
出牙梳彎南峰北峰船上看恰似阿儂雙髻鬟措語質  
樸而奇雋可喜此真竹枝也若沈作亦絕佳然猶可移  
入七絕中耳

何大復得獻吉江西書云近得潯陽江上書遙思李白  
更愁予天邊魑魅愁人過日暮鼉鼉傍客居鼓舵襄江

應未得買田陽羨定何如他年淮水能相訪桐柏山中  
其結廬徐昌穀贈別獻吉云爾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  
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客解裘同醉酒爐旁徘徊桂  
樹涼飈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  
度赤城梁二詩風姿映蔚千古可云雙璧昌穀尤有六  
朝風致皆七律中之古調也予見時彥七律甚多不見  
此種書之以詒來者

鄭少谷寄太白山人云爲問山人孫太初交情歲晚莫  
教疏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苓日自鋤江夏肯容禰

處士茂陵初卧馬相如知君不廢茗溪釣書帛能無寄  
鯉魚此詩與道所錄大復昌穀二律形質相似情韻則  
不能逮然細讀少穀全集古厚鬱轡在七子外別成一  
隊轉是真詩觀其律絕近體皆入古音非大復昌穀修  
飾音姿者比樸拙處雖專師老杜亦不似空同之偷竊  
意調望之可惜也予意欲存風教七子當首推繼之賡  
幾詩有實用然震于何李之名者固不知此還淳反樸  
之功耳

竹垞明詩綜可謂覈矣選詩不盡可人意猶未敢盡議

之乃致有編輯之誤人人共見者如六十八卷顧俊彥  
詩病臥經旬滿面埃梅花落盡杏花開畫梁無數空巢  
在社雨蕭蕭燕未回七十卷黃翼聖邨居雜興三首其  
第一首直襲顧詩惟首句換作廿四番風取次來耳四  
十七卷王世懋詩歸來雙鬢兩蕭然見畫猶能記昔年  
風雨一船曾泊處借人燈火草堂前九十一卷僧德祥  
題春江聽雨圖直此一詩惟兩字換作各字耳三十八  
卷文徵明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詩竹根雨過  
石苔斑鐘梵蕭然晝揜關坐愛微涼生碧殿忽看飛雨



失青山雲飛暝色來天外風捲湖聲落樹間最是晚晴  
堪眺詠夕陽橫抹蓼花灣五十卷陸治治平寺納涼直  
此一詩惟堪詠字換作宜聽字耳又陳淳聞鳥詩重重  
煙樹鎖招提野客來尋路不迷纔過板橋塵路隔落花  
無數鳥爭啼此詩亦文徵仲題畫之作見張泰階寶繪  
錄絕非陳淳詩也按陸治師陳淳陳淳師徵仲故徵仲  
詩可誤入兩家集中若顧俊彥黃翼聖王敬美僧德祥  
果何以誤入耶要之有因之誤無因之誤選者悉當釐  
訂也尤足異者四十二卷錄吳瓊送方際明之金陵旅

耶除夕歲暮書事五律三首五十卷又錄吳瓊歲暮書  
事旅耶除夕五律二首一人編二次詩采二次而忘  
之何耶四十二卷瓊小傳云瓊字邦珍婺源人嘉靖乙  
未進士五十卷瓊小傳云瓊字邦珍休寧人有紫芝社  
稿又微示其異何耶且目錄書吳瓊二次居然本係三  
人然詩無異同何耶凡此皆著述之小過不害大體以  
明詩綜之嬗雅豈以此等累然亦可知選輯之未具苦  
心矣

李于鱗尊中十日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上句平添

尊中二字下句平添蘭北二字句法支撐不稱宛馬如  
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句法稍健如雲二月此對  
又適意耶一時藝苑人無恙于載蘭亭事可求並句法  
之健亦無之弇州如此等亦將云商舶明珠貴堪敵國  
乎弇州琢鍊似遜于鱗然氣力較閑大運掉較變化如  
當廬江小吏作激昂渾浩于鱗萬萬不能爲也

何大復短歌行冉冉秋序蕭蕭霜露蓄我旨酒召我親  
故鳥獸同林水歡同源矧我同鄉胡能弗敦耀靈西藏  
明燈在室更長夜闌可以繼日園有藝菊庭可樹蘭秋

芳是悅春芳曷觀高陵可升海水可測出門異路安知  
南北生年幾何去日苦多子不我樂聽我短歌歐楨伯  
短歌行樂樂自生人窮反本生世幾何倏忽已晚去者  
日疏來者日親水流同源木生同根父母兄弟豈伊異  
人況有旨酒云胡弗歡白日冉冉明膏繼夕調軫鼓絲  
樂我親戚春有催耕秋有促織歲事方勤及此游息今  
日同堂明日異鄉聽我短歌心如之何大復愛襲古調  
楨伯此詩又竊大復緒餘展轉相仍伊于胡底吾常謂  
文選詩溫雅可觀然易爲僞名士藏身之地人多不信

觀大復楨伯兩家前後相襲而此案遂發露矣